



四百年古琴的天籁之声

甘建华



回过头来猛然发现,我与胡林翼家两代才女的见面时间,都是1月11日,都系着同一条围巾,真是奇了怪了。而且今天外衣上别的中国红陶瓷会徽,也是两年前与胡遂见面几分钟后统一发的,怎么会特意别在这件衣服上呢?

前晚清静后,看到友人彭新社的微信:尹丽威在衡阳师范学院东校区音乐厅成功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并接受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聘书。

尹丽威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多年前我在编辑《衡阳日报》星期天刊头版时,曾发过一篇关于她的文艺通讯,并配发了一张照片。记不得是谁写的稿子了,也记不得具体内容了,大抵不外乎在外留学功成名就罢了。前些年,又见《衡阳晚报》发表一篇她的新闻,可惜至今缘悭一面。

与彭新社联系,约定这天上午10时在丹茗居茶艺馆见面茶叙。

尹丽威毕竟见过大世面,甫一相见,即笑吟吟地伸出双手,接着述说怀乡爱国之情,衡阳的变化与旧貌都让她非常喜欢。而她现在居住的芬兰,于我这个地理学人并不陌生,知道那是北欧五国之一,圣诞老人的故乡,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全世界最清廉的国家。国土总面积33.8万平方公里,与我曾经工作、生活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差不多,人口却要多上十倍。她说与老公杨古博(音)平时聊天时,都要小小地敲打他一下:“你们芬兰只有500多万人口,咱们衡阳将近700万人口呢!”彭新社马上说:“805万!昨晚得到的消息。”

尹丽威生于衡阳市一个书香门第,父母均是中学教师,母亲是清末湘军领袖曾左彭胡之胡林翼的第四代后裔。原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遂是胡林翼的玄孙女,其父是尹丽威外婆的亲哥哥,所以尹丽威管胡遂叫姨妈。我一听很惊诧,世上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我与胡教授可是有交情的啊!2016年2月26日,她来衡阳做《岳麓书院与衡阳有关的楹联诗词》讲座,我事后才知道,请她将PDF文本整理给了我。翌年1月11日,在长沙市岳麓区中电软件园,参加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办公会议,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湖大一姐”。她穿着一件花卉图案艳丽的中长棉衣,戴着一副琇琅镜,既显得青春矫健,又有女学者雍容大雅的不凡气度。事实上,她确是湖南当代最有成就的女学者之一,既是名门之后,又是全国名师,深受师生及朋友们的爱戴。她年长于我,却循古礼呼我为兄。孰料转年9月15日,忽闻她因病过世,终年61岁。

待将情绪稍稍平复,凝神听尹丽威接受《衡阳日报》记者的采访。她像个前辈艺人一样,娓娓讲述早年求学的艰辛经历,动情处几乎声泪俱下。少时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得著名作曲家何占豪先生之助,入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又师从小提琴大师张世祥、俞丽拿教授。张先生我倒是不怎么知道,俞丽拿可是太有名了——中国人谁没有听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呢?那只美丽的蝴蝶飞到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整整60年了。如果谁对我说听过一千遍《梁祝》,我都会毫不迟疑地相信。

尹丽威被邀请旅居芬兰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儿。她于1986年赴西贝柳斯音乐学院研修,一年后成为第一位在赫尔辛基爱乐交响乐团获得二提副首席终身职位的中国小提琴演奏家,据说至今还是唯一的亚洲人。她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英国皇家音乐厅等著名音乐厅巡演,成功组织并参演庆祝芬兰独立100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专场演奏会,这是一个国际艺人的资历积累。本来这些已经够让人羡慕的了,可旅美期间又有好运门板挡不住,获得美国特殊的“艺术家才华”绿卡。重返芬兰后,现任北欧艺术与教育协会执行会长。

前晚在衡阳师范学院音乐厅,尹丽威演奏了两首中国、两首欧洲的小提琴曲,分别是《渔舟唱晚》和《梁祝》,V·蒙提《查尔达斯》和巴赫《D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节选。前者咱们大家伙儿都熟悉,后者小调色彩的抒情旋律和流畅华丽的西洋格调,亦可以咱们中国的“阳春白雪”形容之。

为了弥补我前晚未能亲耳聆听音乐会的遗憾,临别之际,尹丽威拉了一曲《爱的问候》。这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的作品,柔美的曲调描绘了一幅典雅的爱情画卷。尹丽威用小提琴奏出饱含深情的旋律,缓缓地划过我们尘嚣之上的心灵。我真的听见了大自然的风声、水声和鸟声,这是十分动听悦耳的天籁之音,就像诗圣杜甫说的那样:“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末了,将乐器轻柔而庄重地放进琴盒时,尹丽威告诉我们:“这把小提琴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对我家来说,1979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我才13岁。腊月二十三日,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筹备年货,为过年做准备。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天一大早,吃过母亲炒的一小碗剩饭,父亲带我去深山砍柴。刚走出家门,乌鸦就在我们头顶叫个不停,凄惨的叫声让人不寒而栗。童言无忌,我对父亲说:“爸爸,今天能不能把柴挑回来?”父亲当即骂我:“傻崽,尽说废话!”

一路上,这只乌鸦在我们头顶飞翔,跟了我们很远一段路程。我越来越害怕,于是,反复央求父亲给我讲故事,讲《岳飞》的故事。前几天,父亲为准备过年,做豆腐、熬酒、打糍粑,通宵达旦,没有休息好,显得很疲劳,给我讲了一小段岳飞的故事,就不讲了。我的父亲喜欢读书,《说唐》、《岳飞》、“四大名著”等,如数家珍。逢年过节,亲朋好友必将父亲团团围住,听父亲讲故事,听得津津有味。

砍柴过程中,又一只乌鸦一直盘旋在我们砍柴的山头,时而落下,时而奋起,狂躁不安,叫个不停,让人毛骨悚然。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喜鹊报喜,乌鸦叫丧”,我们父子害怕发生意外,砍柴的时候,我始终紧跟着父亲,与父亲形影不离。

由于前几天刚刚下了一场雪,雪开始融化,崎岖的山坡变得更加湿滑。突然,父亲从2米多高的悬崖上摔了下去,头先着地,父亲头部受到重创。我也立即跳下悬崖,把父亲扶起。旁边有几个农民正在田里干活,扔掉手中的锄头,立即跑过来帮忙。

人为柴死,鸟为食亡?当我搀扶着父亲准备朝山外走去的时候,父亲仍然要求我把砍好的柴挑上。站在旁边帮忙的几个农民责备父亲:“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柴?我们帮你把柴捆起来,你就不要管了。”

父亲受伤不远处,有一个“林场”,这“林场”其实只有一间房

子,一个守林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林场。我把父亲搀扶到屋内,请求帮助。求生是人的本能。父亲立即走到墙上挂着一块小镜子前,反复查看头部的伤势。

林场既没有竹椅可借,又没有人可以搭把手,我只好又搀着父亲艰难地朝山外走去。

父亲的头血流不止,我心急如焚。山路崎岖,父亲走得很慢。我说:“爸爸,我背你走!”父亲点了点头。可是,我没背几步,就气喘吁吁,不得不把父亲放下。我们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我急得直哭。

“崽,你不要哭!你越哭,我越急。”

“好,爸爸,我不哭了,我一定不哭了。”可是,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外流。

经过艰难跋涉,我们父子终于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叫唐家岭,我搀扶着父亲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村民闻讯围了过来,纷纷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坐下没过几分钟,此时的父亲再也坚持不住了。伤口处血流如注,父亲疼痛难忍,大叫:“有耗子药吗?有耗子药吗?我要吃!”父亲痛不欲生,一心求死,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

由于缺乏医学常识,村民没有对父亲头部进行包扎止血处理,就把父亲抬上一把竹椅,准备送往十几里远的乡村医院。一路颠簸,父亲依然血流不止。现在想来,既然父亲能够与我一起从山谷走出来,说明父亲伤势并不特别严重,处理得当,完全可能抢救过来。

村民叫我立即跑回家报信拿钱。我临走前,匆匆脱下身上的棉袄,把它枕在父亲的头下。我一路狂奔,跑回了家。当时,母亲正在晾晒衣服,不见父亲与我一起回来,大声问:“你爸爸呢?你爸爸呢?”

“妈,快!快!快点拿钱去医院,爸爸摔伤了!”

当时,家里没有一分钱,母亲从堂嫂家借了10元钱,与我匆匆

永远的父亲

洪自林

赶往乡村医院。

当我们赶到医院时,只见父亲躺在一张病床上,头上伤口处插着一把止血钳,脑袋半悬着,血流一地,已经奄奄一息。不久,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年,父亲才49岁。

母亲是地,父亲是天,从此,我们家的天就塌下来了。

我的父亲一生勤劳、节俭,给我们三个兄弟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父亲是一只船,载满了欢乐和期望,家中生活尽管艰难,但他从不委屈自己的孩子,偶尔一斤饼干、几粒糖果分在儿女手中,久长香甜;父亲是头牛,没有酬劳,只有奉献,他把全部的智慧 and 爱奉献给了家庭和亲友,在家族中享有极好的口碑;父亲是座山,他是我们的心灵依靠,精神所托,是我们永久的港湾。如今,难道是想逃出去这个苦难世界,去天堂走走看看,但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父亲,你必定是恋上了天堂的日子,那里快乐、幸福,那里不用你为别人操劳,不用你整日地苦累。那里的确完美,但你也应回个家呀!母亲还等着你挑柴回去煮饭、做豆腐、过年呢!我们兄弟还等着你熬酒、打糍粑、讲岳飞呢,怎么就撂下我们一个人走了?

父亲生前曾经用作枕头的我的小棉袄,上面浸透着父亲的鲜血,鲜血凝结成了大片血块。处理父亲后事的时候,为了留下纪念,我没有把它烧掉,而是轻轻地洗了洗棉袄上的汗渍,把它珍藏在衣柜里。每当冬天来临,我就拿出来穿在身上,当我长高无法再穿的时候,我又把这件血棉袄送给弟弟穿。一次,弟弟问我:衣服上黑色斑块是什么?我说:“这是爸爸的血!穿着它,爸爸就在我们身边。”

如今,虽然这件血棉袄找不到了,但是,它已经永远溶化在我们的心里、血里、脑海里。父爱如山,拙笔难尽。草木枯荣已40年了!父亲啊,远在天国的您,是不是还在凝视故国的夏花秋草?是不是还在眷顾以前的亲情乡情?还是一切的一切都已渐行渐远?我这个受了多年唯物主义教育的人忽然相信天国的存在,还有灵魂,坚信父亲能听到我的声音,才常常让我在梦里见到你!

人到中年怕过年

熊 燕

快过年了,办公室里,我和荷大姐、玫大姐的话题先是“年货准备好了吗?”再是“去哪里过年?”然后是“车票买了吗?”大家心里又祈盼,又莫名泛起一股惆怅。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丰衣足食,可是,为什么会惆怅呢?

荷大姐的老家在河北,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她的母亲因为胃癌上个月动了手术,虽然恢复得不错,可到底是癌症,心中总有一个梗。她担心回家时,走到家门口喊一声“妈,我回来了”,没有人答应。时光如梭,每一次过年,父母都要老一岁。世上最伤心的事莫过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玫大姐有一个二十五岁的

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单位上班。玫大姐可高兴了,以为从此又可以和女儿朝夕相处,可谁知,女儿找了一个外地男朋友,明年就要远嫁他乡,连工作调动手续都办好了。女儿小时候经常生病,玫大姐操碎了心,只盼女儿快快长大,等女儿真正长大了,玫大姐却发现女儿是自己的全部,而自己却只是女儿的一部分。

其实,我也怕。自从我看了一个男孩坐在两个病床中间,左边是生病的母亲,右边是生病的父亲这张图片之后。我就怕自己因为年龄的增长,身体变得脆弱,无法更好地照顾日渐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去年我病危住院,母

亲泪流满面,在我进手术室时,大声喊:“你一定要活着出来,我和你爸爸不能没有你!”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身体和生命不仅仅属于我自己,还属于我的亲人。我必须好好地活着,健康地活着,阳光地活着。

可是,怕有什么用呢?春夏秋冬转眼轮回,岁月催人老,这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父母终究要一天天老去,儿女终究要展翅高飞,奔向他们自己的人生。而我们自己,也将渐渐变老变脆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父母还在,好好孝顺。无论儿女多么淘气,我们都要耐心引导,温柔地享受付出的幸福。而我们自己,一定要好好努力,坚持锻炼,既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又要给父母和儿女依靠。